

2013-09-18

郊野公園起樓 世界的損失

儘管居住環境狹窄，但港人從沒視郊野公園為負擔，難怪陳茂波只一句考慮發展郊野公園興建樓房，已經挑動市民神經，曾受政府邀請考察香港郊野環境的國際級保育顧問甚至說：「用來建樓房的話，這將會是香港和世界的損失。」

記者：周燕

攝影：許有達

模特兒：Katherine@Jamcast

不可逆轉的保育

「郊野公園的出現，賦予了香港個性。」漁護署前助理署長王福義在 1978 年加入漁農處，擔任林務主任，見證多個郊野公園誕生，「我加入漁農處時，首批郊野公園如城門郊野公園已經成立，我當時負責過馬鞍山、清水灣、大欖等郊野公園的規劃工作。」講到有人想打郊野公園主意，他除指出這大片青山綠野受法理保護不容侵犯外，也提醒那些想壞腦的人甚麼叫保育，「保育是 Irreversible 的，不可逆轉的！保護區的定義是很清楚的，一旦劃定了，就得永久地保育下去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。」他就讀英皇書院時已經愛上地理科，「當時未有郊野公園，但已經有很多人喜歡行山，也出現了很多行山隊，郊外康樂設備簡陋，都是市民自己搭出來的，所以很容易發生山火意外。」他在港大主修自然地理學，後來赴北威爾斯班戈大學修讀環境林學，半生都與好山好水為伴，退休後在大學教書，帶學生走進山林。



■王福義與我行到城門郊野公園半

閒亭，見陳從周教授題書的對聯：

「林壑春風聞鳥語，午蔭嘉樹秀清園。」



■城門水塘的主壩極具氣勢。



■城門郊野公園有很多野餐靚草地，還看到牛。



蘋果日報

■日本京都有嵐山竹



蘋果日報

■波平如鏡

林，我們也有城門白千層，氣勢不輸人家。

的景致，那用外求？

今天每個郊野公園各有風貌，無人不驚訝大自然的創造力，但原來沒有人類對大自然的承擔，香港山林可能是另一個樣子，港英政府早在五十年代已經廣泛植林，保護水塘食水，就如城門郊野公園，城門水塘旁邊的白千層既開出一條條優美步道，也給遊人一個寧靜空間。你以為自有永有？「自然生長的話，怎會這麼整齊有序地生長在水裏？五六十年代，政府從澳洲引入白千層，白千層不怕水浸，可種在水塘邊。」引入香港的樹種還有生命力頑強的台灣相思、紅膠木和濕地松等等。規劃郊野公園，主要考慮有關地區的生態、康樂和教育價值，港英政府早在六七十年代已經有意設立郊野公園，足見其對大自然的承擔，「比起外國，香港郊野公園面積很小，但佔地比例有四成，相當了不起。在國際會議上，香港常常被引為例子，研究為何一個都市化空間可以有這麼大地方用作保育。」令王福義印象尤深是，中國園景學家陳從周教授曾在 1986 年遊覽城門郊野公園，「他稱讚香港郊野公園環境清幽秀麗，比起大陸的紅紅綠綠舒服宜人得多。」



蘋果日報



蘋果日報



蘋果日報

■1972 年，王福義還在港大讀書，在馬鞍山山腳，指向白石。

■八十年代，王福義在初建成的大棠林務站留影。

■2005 年，王福義登上西貢山頭。